



# 童养媳入宫记



越时鱼  
著

在这个世界上，  
总有一个女孩，  
无论要你去哪里，  
你都会跟她去，  
无论她做错什么，  
你都没有办法生气，  
哪怕是为她死，  
你也不会抱怨一句。  
我在等待这样一个女孩，  
从天而降。

言情小天后【越时鱼】(又名一两)

倾力之作

本年度最令人惊喜的治愈系另类古代宫斗小说

演技完美的**腹黑女**遭遇史上最痴情寂寞的**皇帝**  
即使是在最黑暗的皇宫，也有最纯白的爱情盛放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# 童养媳入宫记

越时鱼 著

TONGYANGXI RU GONG JI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童养媳入宫记 / 越时鱼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  
2012. 3

ISBN 978-7-219-07748-1

I. ①童… II. ①越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04525 号

---

监 制 彭庆国  
责任编辑 庞 睿  
责任校对 周娜娜  
封面设计 李彦媛  
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

---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 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 
邮 编 530028  
网 址 <http://www.gxpsh.cn>  
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730mm×1050mm 1/16  
印 张 16  
字 数 210 千字  
版 次 2012 年 3 月 第 1 版  
印 次 2012 年 3 月 第 1 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7748-1/I·1464  
定 价 24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## 目 录

第一章 我不要当秀女 / 001

第二章 当宫婢才是王道 / 015

第三章 酒可万万侍不得 / 030

第四章 救驾算是大功劳吧 / 045

第五章 沐七爷的京城一日游 / 056

第六章 十二年前的死因 / 074

第七章 当宫婢也是有生命危险的 / 089

第八章 难得梦甜香 / 102

第九章 真的是大掌柜 / 120

第十章 梦还丹是药是毒 / 142

第十一章 被赐死的三种方式 / 155

第十二章 她是别人枝头的果实 / 172

第十三章 冠礼（上） / 186

第十四章 冠礼（下） / 199

第十五章 下辈子我订下了 / 213

第十六章 心和人能分开吗 / 229

第十七章 入宫吧 / 241

## 第一章 我不要当秀女



“我不要当秀女!”

临江县的一所大宅内，最大的一间厢房中，沐晨光紧紧抓住床架，十指抠进雕花的空隙里，身子贴在枣木大床的架子上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，“你们这些阴险的家伙，趁着大掌柜不在就想卖掉我给人家当小老婆！我不干！我是江家的童养媳，我长大是要嫁给大掌柜的！就算当小老婆也是给大掌柜当，轮不上别人！”

围在床前的，是江家族中的头面人物，一个个仪态雍容，最年轻的那个已经五十多岁了。这几个人物放在临江县，那是地皮都要抖三抖，可对着这么一个哭哭啼啼的小丫头，倒有点没辙。末了，还是最边上那个咳了一声，“丫头啊，那可不是别人，那是当今圣上——”

“就是天王老子也轮不上！”

“别啰唆了，留着这丫头在江家，江家和南海金乌岛的亲事就别想结得成！”年纪最长的那位发话了，“时辰不早了，把小姐收拾好，上路吧！”

两名健壮的仆妇上前，沐晨光拼命踢腿，想把两人踹下床。然而她个子娇小，哪里是那两名做粗活的仆妇的对手，没挣扎几下，便给拉下了床。

“不要，不要，我不要！”沐晨光哭得泪眼汪汪，“你们这帮死老头子敢卖了我，大掌柜一定不会放过你们！就算你们把我卖到天涯海角，他也会把我找回来的！他不会放过你们的！五叔，五叔，你平时最疼我了，怎么这个时候也不说句话？！我不要走啊！”

“唉……”五叔不忍心地看着她，“沐丫头，别闹。放心，啊。叔伯们不会亏待你的，你要去的地方比江家还好哩。”

“你骗我！皇帝家好多老婆的，谁知道他会不会看我一眼！”

“唉唉，别瞎说，我家沐丫头长得乖巧，是人就会喜欢……”问题就在于某个人太过喜欢……

“够了，”最年长的那位一挥手，“县衙的车马要来了，不要再耽搁了！”

身后的仆妇丫鬟们应了一声，端水的端水，拿胭脂的拿胭脂，向着被两名仆妇按得不能动弹的沐晨光围过来。一番摆弄之后，椅上的女孩子乌发绾着流云望仙髻，耳后两缕垂至胸前，脸上粉光脂艳，眉目也算清秀，只是眼睛哭得又红又肿——那也没什么，离家的女儿哭哭也是应该的。

“走吧。”年长者发话了。

“等等！”事已至此，再多挣扎也无益了，沐晨光哽咽着，“要走可以，好歹让我带点东西，算是念想。”

五叔叹了口气，看着她，“沐丫头，别拖延啦。砚之在漠北，没个一年半载，他是回不来的。”

“是啊，我这辈子反正是见不着他了。皇宫那么大，皇帝老婆那么多，我又相貌平平，铁定是独守一辈子空闺的命。就让我拿点他的随身物什，深宫寂寞，也好有个寄托。叔伯们疼我一场，这点都不肯吗？”

一席话说得众人都有几分默然，年长者点了点头，仆妇松开手。沐晨光抹了抹眼泪，拿起桌上的铜灯座。五叔一惊，以为她要自残，却见她径直走到床边的小柜子前，哐哐哐三下，砸开了柜子上的锁。

然后她打开柜子，从里头抱出一个小小的螺钿木盒子。

“我就要这个。”沐晨光说。

年长者皱了皱眉。这是江家长房长孙江砚之的房间，谁知道那个盒子里有没有放关系家族利害的东西。五叔深知其意，问道：“沐丫头啊，这是什么？”

“放心，这点东西对你们江家来说，算不了什么，对我来说，却能相伴度过宫中的凄凉岁月。”

“那到底是……”砚之收藏得这么牢，不会是房屋地契吧？

“众位叔伯想看？”

年长者道：“你从江家带走的东西，难道我们不能过过眼？”

“这是我和大掌柜之间的秘密，关乎私情，你们要看也可以，却不能白看。”

年长者皱眉，“依你说要怎样？”

“只要众位叔伯把身上最值钱的东西留下来就是了。”

“什么？！”

沐晨光嘴一撇，“我孤身一人入宫，没依没靠，没有后台又没有姿色，再不带着银钱打点，还要不要活？”

“说的是，说的是。”五叔首先把随身的钱袋解了下来，放在桌上，嗒的一声响，分量显然不轻，另外还把腰前的玉佩一并放下，“是我们疏忽了。”

年长者哼了一声，摘下拇指上的碧玉扳指，“莫忘了江家是皇商，宫里的人，我还认得几个。你虽不姓江，但好歹是从江家走出去的，我不会亏待

了你。”

“大伯说的极是，但多给我一点又会怎样？您这只碧玉扳指虽好，却不如那枚红宝石尾戒吧？我要的可是最值钱的东西哦。大伯，这戒指是谁送的您这么舍不得脱下来？难不成是风花楼的红姑娘？我说大伯，您年纪可不小啦，我是该佩服您老当益壮呢，还是该笑话您为老不尊呢？”

年长者脸上青一阵红一阵，终于脱下那枚红得灿灿生光的尾戒扔在桌上，“小丫头胡说什么？！”

余者勉强忍下已经浮到嘴角的笑意，纷纷解开钱袋。这位江家族长威严无私，向来被族人敬重。可惜人无完人，从少年时，好色这一点族长就怎么也改不了。眼下孙子都已经可以逛青楼了，他老人家还没有从临江县青楼第一受欢迎的客人榜上退下来。

沐晨光找来一个布口袋，将桌上的东西往口袋里一扫，口袋束紧，往背上一搭，“那么，各位叔伯，晨光这就拜别了！”

“等等，盒子！”

“真要看吗？”

族长压抑着怒气，翻了个白眼。

“好吧。”沐晨光打开了盒子。

于是众目睽睽之下，盒子的私情之物现出了真身，那是——一沓银票。

没错，厚厚一沓，足有半盒，每一张面额足有一百两。

嗒，沐晨光关上了盒子，在门口向着内里一福身，“多年来晨光受江家照顾了，大恩大德，来生再报。”

说完，她转过身，带着她临了搜刮到的金银珠宝和江家大少爷的私房钱，向着大门外等候的车驾走去。

族长望着她的背影直瞪眼，“此女不走，江家永无宁日。”

“要走是可以啦……”看着沐晨光长大的五叔偷偷用衣袖擦了擦眼角，“可为什么要送到皇宫里去，这一入宫门深似海……”

“就是要送到那样的地方去，”族长的眼光微沉，视线拉向碧蓝的高空，“就算他要找，也找不回来。”

有靠山的时候，须得靠住靠山。没有靠山的时候，须得自己找靠山。

而握在手里的钱，无疑是最好的靠山。

沐晨光把那个小口袋抱在胸前，靠着车壁，感觉到怀里的分量，嘴里慢慢吐出一口长气。

和她同车的是一名十七八岁的女孩子，穿着一身崭新的绿绸衫裙。那种绿，就像是池塘里的新荷，滴溜溜要滴下水来。

也确实是在滴水。

女孩子的眼泪，从沐晨光上车起就没停过。

沐晨光忍不住问道：“你难道也是被逼上车的？”

女孩子摇摇头。

“那你都自愿当秀女了，还哭什么？”

“千里离家，前途未卜，你难道不伤心？”女孩子讶然开口，倒是一副清灵的好嗓音。

“伤心什么？”沐晨光看着她的泪，即使是哭，也哭得梨花带雨一般好看，“以你的姿色，当个贵妃什么的不在话下吧。”

“姐姐说笑了，我家三代前或许还算名门，如今早已败落，得选已是托祖上荫福，岂敢妄想妃位？”

“好嘛，不管怎么样，来了就来了，哭也没用了。”

“我只是，我只是……”女孩子想止住泪，却止不了，用袖子掩住脸，半天，放下来时，脸色终于平静一点了，“我只是想到当今圣上尚未亲政，又不是太皇太后的亲孙子，我们、我们就算是中选，将来的日子也……也……”

“什么？！”沐晨光的眉头皱了起来，“你是说当今皇帝的龙椅还没有坐稳，就急着娶老婆？”

女孩子给她的反应吓了一跳，“轻声些！外面还有官差！”

“这个秀女果然当不得啊……”沐晨光抱紧了钱袋子，喃喃道。

“你……什么都不知道，就上车了？”

“大掌柜没教过我这些。”

“大掌柜？”

“嗯，”沐晨光颇为烦恼地咬着嘴唇，“臭家伙，就教我拨算盘珠子看账本，连这种大事也不教教我。”

女孩子颇为同情地看着她，“姐姐出身商贾，都可以来应选，可知我们将来的结果会如何了。”

“知道你还来？！”

女孩子苦笑一下，“我说了你不要笑话，家父痴迷阴阳之学，我幼时他曾替我占了一卦，卦上说我有贵胄之象，德充内苑。这次征选的宗旨一下到县衙，他就替我拿了一个名额。”

“看来你真是要当贵妃娘娘的啊。”

“若是他的卦真有这么准，便不用落魄在县衙当一名师爷了。”

“等等……”沐晨光看着她，“县衙里那个神棍师爷傅子铭是你什么人？”

“正是家父。姐姐认识？”

“不得不说，你爹爹借占卦敲人竹杠的本事真是高超得紧，我好生佩服



啊。”沐晨光说得十分真诚。身为江家大掌柜江砚之的跟班，官场、商场的人她多多少少都见过一些。对那位师爷之所以印象深刻，是因为他嘴里的卦辞谁也听不懂，只好去听自己愿意听的东西，财源自然广进。

“这就是有学问的好处。”江砚之当时如是说。

“不怕遇上神棍，就怕遇上有学问的神棍。”沐晨光当时如是说。

“不过……你跟你爹长得一点儿也不像嘛。”

“我、我像娘多一些。”女孩子微微红了脸，“姑娘既然知道家父，不知该如何称呼？”

“我叫沐晨光。”

“贱名傅碧容，见过沐姑娘。”

两人年纪相仿，又是同乡，边聊便边熟悉起来。马车离开县衙，来到州府之后，众人就要和其他县衙征选的秀女一同下榻行馆，由宫里来的人马接送进京。在这之前，还要由宫中来的掌事太监先进行一番筛选。

“就是这时候了！”沐晨光一敲拳，问傅碧容，“你想回家吗？”

傅碧容低了一下头，然后摇了摇头。

沐晨光讶然，“你不是说进宫会很惨？”

“但我回去会更惨。”傅碧容苦笑，“县太爷已经来过我家好几趟向我爹求亲，若不是有那个卦象，我爹早允了他了。”

沐晨光回想起县太爷那副肥头大耳如同弥勒再世的模样，叹了口气，“那你可要好好打扮。”

这是筛选之日的前一晚，行馆的秀女们个个翻箱倒柜，找出最好的服饰与首饰。天还未亮，便起床揽镜描妆，装束完毕，再到州府前院等候传唤。小太监在门口报到自己的名字，方能踏入大厅。

打扮停当的秀女们在院子里等了有一个多时辰，那位穿着四品官服的太监才姗姗来迟。轮到沐晨光的时候，已经是正午。江南的春天，饶是春衫单薄，也晒得人出了点微汗。沐晨光拿着绢子给自己扇风，心里有点后悔没上了脂粉就来了。

傅碧容与她的烦恼相反——大多数的秀女都一样发愁：出了汗，势必会破坏她们精致的妆容。

“真是没想到啊，”沐晨光低低道，“皇帝选老婆，就跟嫖客选妓女一样，也爱把人搁在日头底下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脂粉晒化了，就能瞧个清楚了。”

“晨光妹妹……”傅碧容欲言又止。

“嗯？”

“你这些话……是从哪儿听来的啊？”

“托江家那位好色族长的福，全临江的妓院江家都有份子。我跟着大掌柜常去查账，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啦。”沐晨光微微一笑，“你别担心啦，你的妆淡得很，化也化不到哪儿去。”

傅碧容容颜清丽，最难得的是气质出尘，一身浅绿衣衫，站在打扮艳丽的秀女们当中，如清荷一束，看得人眉眼清凉。她先沐晨光进去，出来的时候是从左边走廊往后院去——那是留选的秀女们所走的道路。

“临江县，沐晨光。”

小太监报出了沐晨光的名字，沐晨光吸了一口气，摸了摸食指上的红宝石戒指，踏进了大厅。

相较于院中的燥热，大厅里却是一片清凉。一位太监坐在椅上，两名小太监在边上伺候，一名蹲在膝边用美人槌轻轻地给他捶着腿，另一名则拿着名册。见她进来没动静，拿名册的小太监忙提醒，“还不快见过祥公公。”

“是。”沐晨光愣愣地应了一声，“羊公公好。”

“嘻，是个耳背的。”那名小太监提起笔，就要勾去纸上的名字。沐晨光心里一喜，却听坐着的太监咳嗽了一声，挥挥手，示意小太监让开，然后望着厅前的女孩子，“沐晨光是吧？临江县的？”

沐晨光摆出一副老实相，“回羊公公，是。”

小太监正要呵斥，被老太监抬手止住，“上前来，我看看。”

沐晨光依言走到他面前，才发现他年纪已经不小了，面皮虽然白净，眼角却已微有细纹，鬓角也已染上了霜色。不过那五官俊俏，却是岁月所无法改变的。他用那双狭长的眼睛从头到脚打量着她，最后目光落到她的手指上。

“唉，”老太监叹了口气，“难怪江家老大送我那么多银子，要保你这个傻妞进宫，还真不是件轻松的差事。”

什、什么？！

沐晨光摸着那枚戒指呆了半晌，猛地扑上去抱住老太监的大腿，“不要啊，羊公公，您别看我戴着这枚戒指，这是准备拿来孝敬您的啊！我还有，还有……”她把怀里的玉佩啊扳指啊一鼓脑儿掏出来往老太监身上堆，“求您了，把我打回去吧！我又丑又笨，在宫里肯定是活不下去的，会让人欺负死啊！”

“乖孩子，别担心。你是江家的人，就是我的人。有公公我一日，你在后宫便可保平安。”

沐晨光挂着眼泪瞅着他，心里不能说出来的话是：您都这把年纪了，还能罩我几年啊……她捂着脸发出一声呜咽，“公公，实话和您说了吧，我和江家少爷有私情，早已经不是完璧之身。您送我进宫去，无疑是惹火上身啊。”

“这个无妨，只要皇帝不临幸你，谁也发现不了这一点。”

沐晨光一咬牙，“其实我、其实我已经有了身孕了！”

两个小太监倒抽了一口冷气，老太监的脸上却依然古井无波般平静，“不碍事，我这儿有上好的堕胎药。”

沐晨光怒了，奈何发泄不得，只有将牙齿磨得咯咯响，“公公，您非要我进宫，对您有什么好处啊？”

“没办法。”老太监叹了口气，“江家老大的银子，不是那么好拿的啊。来，把你这些东西收了去，将来在宫里打发人的时候也用得上。”

小太监引着沐晨光往左边回廊走，沐晨光起身走出两步，回过头来，“羊公公，江荫那老家伙到底给了您多少银子？”

祥公公伸出五根手指。

“五千两？”大掌柜的那沓银票就有七千两了！再加上她搜刮来的东西，一万两也有了！不怕买不通这死老太监。

祥公公摇了摇头，“五万两。”

沐晨光双腿一软，手扶住门框才没滑下去。

五万两……江家人的本性，她再了解不过。能让他们拿出五万两的事，最少得有五十万两的赢利。

这寻常百姓一辈子也不能奢望的数目，代表着江荫的决心——无论如何，她逃不开入宫这条路了！

小太监看着她一脚浅一脚深的背影，忍不住回头问祥公公，“公公，这……这姑娘又傻又呆又耳背，还不贞洁……陛下又不是傻子，怎么会翻她的牌子？”

“你哪只眼睛看到她傻了？”

当然是两只眼睛都看到了，外加两只耳朵也听到了啊。

“小福子，你说说看，她哪里傻？”

“奴才一心给公公捶腿，还真没正眼看那位沐姑娘。”替祥公公捶着腿的小太监仰起头，露出一张精致如同女孩儿的脸来，“不过听她说话，声音清脆，口齿伶俐，虽然有点胡言乱语，可她不想进宫，就不是真傻。傻的那些，都巴不得进宫呢。”

“呵呵呵……”祥公公勾了勾嘴角，“说的没错，宫里岂是好待的地方？比起江家大少奶奶的位置，宫里还有什么位置能入她的眼？”

原先的小太监不服气了，咕哝道：“难道宫里的后妃之位，比不上庶民家的少奶奶？”

“小禄子还是傻气，她是什么出身，敢妄想妃位？我接了江荫的银子，答应要保她进宫，保她承恩，可不敢担保陛下真心宠爱她。若是一夕雨露，她能

怀上个一男半女，便是此生的福气到顶了。若是不能，只有在宫里度过余生，寂寂终老。比之做江家主母，儿孙满堂，承欢膝下，你们会选哪一个？”

小禄子不再说话了，小福子也仍旧低着头捶腿，祥公公吐出一口长气，目光远远落在院中的秀女身上，“今天在这里站着的，从右边出府的是福，从左边进府的是祸啊。只可惜，那些女孩儿半点不知，还只管带着金银珠宝来打点我。”

当天下午，祥公公收足了金银珠宝，带着一脸祥和的表情向州府众官员告辞。车驾缓缓开拔，顶头的明黄旗帜飘飞，表明这一趟皇差的尊贵身份。

州府一行人，秀女们十去其六，仅得四成前往京城。为了赶在太皇太后生辰前进京，整队人马皆轻车简从，秀女们也是三人共乘一辆马车。才从州府出发，车队后面就传来喧哗之声，断了半截没有跟上来。祥公公在前面车中问起，小太监回道：“有个年轻书生，一直跟着车队……不，似乎是州府老爷的熟人，已经给拉了去了。”

不管外面怎么乱，沐晨光都像是没听见。她靠在车壁上，装满银票与珠宝的口袋仍抱在胸前，它们的分量也仍然如初，只是她的脸上再找不到轻松的笑容了。

这回……惨了……

大掌柜说得没错，这世上有两种人最不容轻忽，一是老太婆，二是老头子。再淡的姜，年岁够时，都会辣起来。

傅碧容知道她的心思，宽慰道：“你也别太难过，命运天定，到了宫里，大富大贵虽不敢想，但要一生平安，衣食充足，也足够了。”

沐晨光没什么精神地摇摇头，心里说进了宫还想一生平安，真是……

“哼，做梦。”

同车的另一名秀女把她肚子里的两个字说了出来，还带着一丝淡淡的冷笑。她生得美极了，若说傅碧容的美如同绿柳笼烟，那么她便是娇荷映日。衣饰也甚为华丽，鬓边垂下一缕流苏，流苏底端缀着指尖大小的一颗珍珠，明媚，圆润，熠熠生光，就像她本人一样。“进宫本就是一场豪赌，赌赢了一步登天，输了的话，就是比死不如。一生平安，衣食充足？想都不要想！”她扫了傅碧容一眼，“这世上就是有人爱做白日梦，想上赌台，先摸摸自己有没有那个本钱！”

早在出州府时，人人都已经知道了这位乃是州府大人的千金散绮年小姐，傅碧容不想惹事，低下头没有回话。

“你倒是有自知之明，知道进宫对你来说不过一条死胡同。”散绮年的目光对上了沐晨光，“江家的女儿是吧？可惜啊，江家的钱虽然比谁都多，奈何只

是个商贾，做官婢还差不多，还当秀女咧。唉，你家大人也真是的，想攀皇亲，不如先花几个钱买个官当当，一步步来嘛。一下子就把人送进宫，想一步登天哪？真是想得美！”

这话明明很讨厌，她脸上也明明是一副讨人厌的神气，不过，那眉眼在说话之间漂亮的变化，竟让人难以对她厌恶起来。沐晨光瞧着她每说一句，钗上的流苏便颤一颤，那颗大珍珠左晃右晃好不热闹，心情倒好了一点，一笑。

散绮年一愣，愤愤地嘀咕一声，“傻子。”停了一会儿，她趴到车窗边上，撩开帘子看了看路边的风景。可惜连日没下雨，官道上的泥土晒成了细尘，一撩帘子就扑进一股灰尘，她赶紧放下了帘子，拿手绢擦脸，忙着从行囊里找镜子，翻了半天，箱笼里的衣衫都翻了出来，还是没找到。

一面小小的菱花镜递到了她面前，后面是沐晨光微笑的面孔。

散绮年接了过来，“你倒还乖觉。”

“散小姐的母亲似乎是陈留侯家的小姐，散小姐此去京城，也有人照应，是不是？”

“哼，你消息倒灵通。”散绮年对镜理鬓，不无得意，“我从小在舅舅家长大，那里就是我的第二个家。我可跟你们这些无依无靠的小丫头不一样。”

“嗯，陈留侯累世战功赫赫，这一任还尚了大长公主。他家的外甥女都应选，这位小皇帝显然前途远大，碧容，看来你不用太担心了。”

“小皇帝？”散绮年冷哼一声，“陛下可不比你小。”

“是是是，我是瞎说的。”沐晨光满面笑容，“哎呀，散小姐，这边的发辫乱了，我替你理理吧？”说着帮她理好，动作细致轻柔。散绮年满意地一笑，“你还算懂事，我身边也没个丫头，宫里拨来伺候我们的小太监又一个个笨手笨脚的。你放心，你待我好，将来到了宫里，我会照应你的。”

沐晨光笑得越发甜蜜，“那就多谢散小姐了。”

傅碧容看着她，微微皱了皱眉头，到了下一处宿地，趁着散绮年走开了，问道：“晨光妹妹，你这是做什么？”

“你没看到吗？这叫抱大腿啊。”

“你……”傅碧容难掩脸上的失望之色。

“不如你也一起来吧？”

“谢了。”傅碧容起身，“道不同不相为谋，我今天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。”她转身便走，长长的衣袖却被沐晨光拉住，暮色已渐深，瞧不清沐晨光的面容，不过声音低低传来：“喂，同路一场，送你一句话。假如有一天你要抱大腿，可别挑散绮年这样的。她这样的脾性不改，只有死路一条。”

“那你还对她……”

“我是感谢她，才对她好的嘛。”

“感谢她什么?”

“感谢她提醒了我，就算是进宫，也不一定当秀女，可以当官婢啊。”沐晨光在暮色里展开大大的笑颜，“官婢五年一放，只要我挺过来，五年之后，又是一条好汉哦。”

傅碧容同情地看着她，“你真是想回家想疯了。我们已经是秀女，无缘无故，怎么当得了官婢?”

“无缘无故，自然当不成官婢。”沐晨光微微一笑，“想当官婢，自然要有点缘故。”

“你可别犯傻，这不是在临江县，你闯个祸有人替你善后。我们要去的地方可是皇宫啊，一个不慎，是要掉脑袋的!”

“嗯，所以我得好好琢磨琢磨。”

要犯错，但不能犯大错。

也不能犯小错，至少不能犯四品太监能压下来的小错。

沐晨光瞥了一眼坐在驿站中堂和颜悦色跟驿丞说话的祥公公，眸子的颜色不由得深沉了些。

中堂内，祥公公喝了口茶，打发走了驿丞，然后道：“江家那丫头方才鬼头鬼脑打量我，你们俩路上可要留心点她的动静。”

小禄子笑道：“公公多虑啦。人在车马内，小小一个女子，难道还敢要什么花招不成?”

“我只知道，江荫的银子绝对不会太好拿。”祥公公道，“安排个人跟在她们马车边，从今往后，在入宫之前，她的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，我都要知道。”

小禄子忙答应着，私底下却忍不住和小福子磕牙，“你说，公公这回会不会太紧张了?”

小福子仍然一脸笑咪咪的表情，“我只知道一个值五万两的女人可不能不当心。”

然而一路上，那名以“特别伺候陈留侯外甥女”的名义安插在马车边的小太监每次带回来的消息，不外是：“今天沐姑娘给散姑娘梳了个好看的头，散姑娘可高兴了。”

再不就是：“沐姑娘在车里说笑话，把两位姑娘都逗得哈哈大笑。呵呵，那笑话确实挺好笑的，两位哥哥你们想听不?”

就这样一路风平浪静到了京城。

穿过铁灰色的巨大城墙，穿过热闹非凡的街市，穿过在道旁欢呼的人群，长长的车马队伍来到了大晏的都城。

很快，怀着飞上枝头的美梦跋涉千里而来的秀女们，终于到达了目的地：端秀宫。

在陛见丹墀之前，秀女们还要接受一系列的礼节与仪容教训，两名姑姑同三十名宫婢负责照顾指点来自十二个州府的百来位秀女。

端秀宫虽大，可要住进这么多人还是有点挤，几乎都是两人一间房，个别还得三人挤一间。一车同来的沐晨光、傅碧容和散绮年便分在了一间，好在屋子宽阔，也不觉得挤。散绮年却愤愤不平，要找姑姑理论。那名蒋姑姑温言笑道：“散秀女，你在这里能住多久呢？一月之后便是太皇太后寿诞，到时各位便要面圣。将来天高任鸟飞，海阔凭鱼跃，只要运气好，一人独占一座宫殿都是常事，又何必争这一时呢？”

一席话，说得散绮年没了半分火气。

然而接下来的事情，却打破了许多秀女的美梦。

带着族人的希望坐上马车的秀女们，每个人脑海中都有一座宫殿。也许宫殿的形制是不同的，可是无一例外地，那里面都住着一位高高在上的九五之尊，都开着满园娇艳的花朵，都有着几乎与天宫一样广阔的世界。然而端秀宫不是这样的，端秀宫只有一个不大的院子，种着几株柳树，耸立着几块山石，中间一汪池水，池上连片荷叶也没有，只有一群又笨又贪嘴的鲤鱼。

皇宫很大，可是秀女们不能私自踏出端秀宫。她们每天做的事情是学习走路与端茶的姿势，练习与上位者说话时的礼貌与语气，并且要记牢宫里的种种规矩……即使她们当中未必人人都有幸得见皇上金面，却要首先以一个妃子应有的德行来要求自己。

“要不要这么认真啊?!”练习捧杯的时候，娇生惯养的散绮年第一个受不了了，“余姑姑，倘若我真成了皇妃，还要端着茶走这么远的路干什么?!”

余姑姑与总是温言含笑的蒋姑姑不同，她从来没有在秀女们面前露出过笑靥，永远是一副淡淡的表情，“你至少还要端茶给皇上，或者太皇太后。”

“那也没必要端这么满的茶绕院子十圈吧?!”

“端十分满绕行十圈而没有洒出一滴的人，才有资格去端八分满的茶送给就坐在你附近的人。”余姑姑声音一肃，“这是后妃应有的德行。”

这辈子端茶杯的时间加起来也没这么长的散绮年，杯子里的茶已经泼湿了袖子，虽然已经听出了余姑姑声音里的寒意，却还是撅起了嘴，“少吓唬人啦，敢情谁没见过后妃!”

“散秀女，”余姑姑淡淡地看着她，“奴婢知道你曾经出入禁苑如同自家花园，可那时你是大长公主的外甥女，而今时今日，你是待选的秀女。大长公主的外甥女哪怕将茶泼在太皇太后的身上，奴婢也管不着。但是，一个待选秀女洒了茶水还顶嘴，奴婢身为教习姑姑，却不得不管。”她顿了顿，喝道：“来啊。”

两名宫婢出现在散绮年身后。

散绮年退后一步，“你……你要干什么？”

“奴婢身为教习姑姑，所作所为自然都是为了教导诸位秀女。”余姑姑说着，一挥手，“你们两个，看着散秀女去池边，捧茶绕行一百圈，若一百圈再有水洒出来，再绕行一百圈。”

众人绕行都是沿着屋檐下，以躲避中午时分颇为猛烈的太阳，而那水池……可是暴露在阳光下。

“你……你……”散绮年瞪着余姑姑，忽然一摔杯子，“你欺负人！”

余姑姑的表情仍然淡淡的，“很好，两百圈。”

“你……”散绮年气急了，指着余姑姑的鼻子，正要开骂，忽听啪的一声，另一个茶碗在地上摔了个粉碎。沐晨光走到散绮年边上，道：“余姑姑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我们将来是要侍奉皇上的，你要把我们晒得跟炭头似的，皇上怎么会看上我们？你这不是要把我们赶上绝路吗？”

“若是不想走绝路，好好捧茶就可以了。”

“我倒觉得，姑姑与其在这里教我们姐妹们怎么做一个下人，还不如教我们怎么赢得皇上的心。比如说皇上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，姐妹们也好投其所好，皇上也会龙颜大悦，这样皆大欢喜的事，姑姑怎么就不多干些呢？毕竟我们不是来当宫婢的。姑姑端茶一定能两百圈都不洒，可是也没见姑姑成为后妃啊。”

散绮年在沐晨光身后激动地握起拳头来，“江家的丫头，好样的！我不会亏待你！”

沐晨光回过头来微微一笑，“谢谢。”

余姑姑的神情却始终淡淡的，看着沐晨光，“看来两位交情不错，倒是能患难与共。来人，再拿两个茶碗来，让两位秀女绕池捧茶。”

“你——”散绮年怒，“你这人怎么不讲道理？”

“道理？奴婢教习的，是历代教习姑姑所教习的内容，历代贤妃都是由此而出。这便是奴婢的道理，也是端秀宫的道理。”余姑姑说着，拂了拂衣袖，“诸位秀女可先行回房歇息，午饭片时便会送来。”

秀女们交头接耳地离去了，所说的内容不外乎乐见这个来头很硬的散绮年吃了枚同样硬的钉子，还有的便是嘲笑沐晨光拍马屁不成还把自己拖下水。傅碧容颇为担心地看了沐晨光一眼，沐晨光却对她笑着吐了吐舌头。

两个茶碗已经交到了两人手上，余姑姑在檐下的椅子上坐下，“开始吧。”

散绮年怒气未散，眼看又要摔杯，沐晨光拉住她的手，“别急，我有法子。”

散绮年将信将疑，随着她捧着茶碗开始绕着水池行走。两人的心思都不在茶碗上，一路上淅淅沥沥的茶水落在干净的地砖上，印迹十分清晰。倒是一池红鲤看见人影，以为有人喂食，争先恐后游到池边来。沐晨光轻声道：“散大



小姐，装病会吧？”

“装病？装什么病？那个老姑婆会信吗？”

“浸一下冷水再吹风，伤起风来也正常吧？”

“啊？”散绮年还待要问，腰间忽然被沐晨光推了一把，整个人失了平衡，哗啦一声跌进水池里，惊散一池的红鲤。

边上的宫婢立时慌了，连忙跳下去救人——开玩笑，大长公主与陈留侯的外甥女、青州州府的女儿、皇后的大热人选，真要在端秀宫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可是叫这里的宫婢一个个吃不了兜着走。

余姑姑也自椅上站了起来，看见散绮年吐出几口水后，让人送她回房，请太医看视。然后，余姑姑一步步走向留在原地的沐晨光，“沐秀女，你推她下水，想干什么？”

“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，她忽然就跳下去了。”沐晨光一脸天真地看着她，“姑姑，大概是你逼她逼得太紧了，害人家想不开吧？”

“你以为我没长眼睛？”

“余姑姑自然是长眼睛的，另外两位宫婢姐姐也自然是长眼睛的。反正，你们看到我推她下水，那就是我推她下水，我还能有什么话说？”沐晨光的声言颇为委屈，“就算这端秀宫的姐妹们知道散姐姐是不堪姑姑折辱才跳下水，又有谁会为我说一句话？”

“好，好，好！”余姑姑看着她，一直平静如水的眼中终于有了一丝怒意，“我十五岁进宫，如今已有三十年。三十年来，后宫倾轧，什么样的手段我没见过？不过，区区一个刚进宫的秀女就能如此心狠手辣，还会栽赃嫁祸颠倒黑白，我倒是第一次见到！”

沐晨光扑上去抓住她的衣角，大声哀求，“姑姑不要生气，也千万不要对我审问用刑，我怕疼。我会认的，我都会认的！无论姑姑贬我做宫婢还是逐我出宫，我都肯的！”

“你——”余姑姑气得眼冒金星。那些秀女虽说已经回屋，可每间屋子都有双眼睛盯着这里。沐晨光的话，在不大的端秀宫里听来一字字清晰无比。她咬了咬牙才稳住心神，向侍立的宫婢道：“先把她关起来！”

宫婢立刻拖起沐晨光，沐晨光乖乖起身，“两位姐姐不用拖，我跟你们走。”两名宫婢便领着她走到最西角的屋子里，沐晨光主动走进去。

一名宫婢临锁门前，叹了口气，“沐秀女，散秀女家世、姿色出众，是众矢之的，你推她下水，倒也在情理之中。可你不该一字一句把罪名往余姑姑身上压啊。你初进宫，不知道余姑姑的来历，她可不是什么教习姑姑。她向来是在御前伺候的，不久前开罪了太皇太后才被派到这里来。皇上对她信赖有加，过不了多久，铁定是要被召回御前。你跟她犟，唉，只有自求多福了。”